

山西府縣志輯

平定縣志集

光緒汾陽縣志
雍正石樓縣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縣志輯 ②⑥

雍正石樓縣志

光緒汾陽縣志

鳳凰出版社 ●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續修汾陽縣志序

乾隆間縣志成於戴氏東原體例盡美無以易也道光季年邑人曹氏藝五踵事修輯補遺正誤續編凡若干條曹氏本邑望族藝五又稱通儒習知習見竭畢生精力考訂詳核修志時輒出所著書印證大要尤在不改前人作最為卓識余每讀而善

序

一

之光緒五年 前爵撫曾慨然有百國寶書之思 奏請纂修山西通志檄下汾陽六年前署任方以汾志經戴曹手定無事發凡起例屬邑紳奉為圭臬七年余再官斯邑脫稿後以雜出衆手未能協一迺聘碩輔王君主其事往復諮商期於至當書垂成余以奉職無狀鐫級代謝息息追

維治理彌深慙慙昔人謂政事文章相為

表裏諒哉言乎以方志論首重體例我

朝自洪稚存先生著乾隆府廳州縣志章

實甫先生著文史通義後賢循墨守迹執

柯伐柯其則未遠所難者能文章者不諳

吏治達治體者率陋篇章方志之修自

朝章典禮案牘公式以迄鳥獸草木之微

序

二

繁徵博引去取區分舉無累黍不失者馬

遷首創史記班氏始列人表至今當為世

詬病况下之乎余既幸是書之成而未能

必其無失也則惟盡其在己而已復之王

君其亦有取於斯

光緒八年十月

賜進士出身同知銜知汾陽縣事慶文書



序

三

敘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古
邦國今郡縣也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皆縣志
類矣汾陽古茲氏地今為
附郭邑人物特盛志乘一

序

一

書始於前明一再纂輯迨
至

國朝乾隆道光間東原戴氏
集其成藝五曹氏補其闕
汾陽之志殆無遺憾焉光
緒五年前爵撫曾公奏

請纂修山西通志檄各縣
續修縣志閱五年而續志
成為今光緒十年甲申歲
也六月既望余受篆訖邑
紳以續志稿進且徵序余
自維荒陋作吏十年久疏

序

二

簡畢奚能文雖然一邑之
疆界險夷水道通塞儲積
盈虛戶口增損風俗美惡
人物盛衰皆可於志書考
之守土者按圖索驥因文
徵事利可興害可除何以

培文風何以裕生計何者
宜因何者宜革補偏救弊
中材焉亦可效尺寸功志
之繫於守土者不綦重歟
志曰續循舊例也因也非
創也王君碩甫主之劉君

序

三

宇文李君正甫左右之總
其條理則慶蔚堂明府之
力為多方午橋成績樓徐
芮南三君與府縣諸學博
亦與有勞焉余樂觀厥成
附名簡端為幸多矣因書

數言以為序

光緒十年甲申八月江右

崇仁李其滋撰



序

四

敘

汾陽縣續志成 大令慶公蔚堂委
余叙其事夫余言伊足為重輕而獲
此寵命得附驥尾以顯其名亦云幸
矣按縣志自休甯戴東原邑人曹書
農兩先生釐訂後幾成諸本其棄煩
就省去庸存真可謂不遺餘力而於

序

四

黜陟損益之間人猶有議其後者甚
矣兼三長者之難其人也 慶公以
焚台名宿來蒞斯土而鹵河又大獻
之邦其平日訪遺踪搜軼事或得諸
稗官之耳食或得諸楚左之口碑土
壤細流均歸涵納而條分縷析不厭
詳非孰誠孰浮孰得孰失久已爛熟

於胸中一旦筆之於書不啻取諸其懷而予之此其為信史無疑矣是役也實與劉君字文李君正輔始終其事其互相參訂若者為創若者為因若者似創而實因若者似因而實創若者補前人之罅漏若者佐後人之以津梁識者自能辨之余言誠不足為

序

五

重輕也是為敘

賜進士出身汾州府儒學教授樂平

李鳴鳳撰



敘

志曷為有乎紀實也志曷為能傳乎傳以實也其實事固可傳而傳之既久則恐有因殘缺而漸就掩沒且時會屬殊風俗之愛山川鍾毓之奇茲澤培養之力嘉言懿行日增月盛

序

六

苟不補之續之不但感於前而難繼於後哉先緒五年憲臺曾公行札各州縣續修舊志汾陽為西河首邑蓋名勝之區也爭先快覩衆有同情慶公蔚堂遶宰之邑乃合宇文劉公正補李公並計衆紳士悉心釐正參

五考訂刪其所可刪增其所可增實
事求是不敢為鋪張揚厲之辭而資
勝者文自茂儼彬之字國史之勝也
余於去年冬始來汾訓導府學於汾
陽事蹟尚未之聞而睹斯志之成山
河人物如在目前且忠孝節義卓有

序

七

奇行者不一而足庶幾哉潛德無不
發之光舊編無不讀之誦後之人知
人論世不至有文獻無徵之歎亦可
備輔軒一采乎余固陋不能文因董
事王請乃記數語而為之序

癸酉科舉人汾州府儒學訓導別象

豫撰



序

八

汾州舊志序畧

冀南道彭公 範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第崇文者鮮實要稽事者失雅馴
好古綴文之士每以爲恨余往閱武功志文簡事該心
竊慕之及分鎮西河暇覽郡乘繁畧互失乃造文谷孔
公而問焉曰郡有善志則邦多聞人汾志未修非缺典
乎公遂慨諾旁搜博採按舊擇新實則據事而直書文
則刪繁以就簡地理志而圖籍可察矣建置志而興廢
可稽矣藩封志而茅胙有徵矣祠祀志而秩宗不廢矣
田賦志而惟正可供矣官師志而賢才可辨矣人物志
汾陽縣志 原序 一
而尙友有資矣選舉志而賢能不蔽矣志取既精於決
擇發論不謬於是非較武功而藻飾過之矣雖謂汾史
可也

邑人王公 鐸

余惟志之匪易修也傷繁則涉於支太簡則病於滲容
私則毀譽競於多岐徇情則名實淆於罔覈祇取誣焉
爾余乃躬歷四境咨訪搜羅西至禹門登萬戶山過向
陽坂踰金鎖關跨龍橋陟彪嶺俯瞰馬跑之泉轉北徑
卜山探石室邇隱泉東下涉萬谷河循汾水之涯迤邐
而南抵中陽界旋謁狄武襄祠過文路公舊宅訪宋之
問故墟凡山河之形勝人物之遺跡建置之因革無不
手錄復稽覈典章奈考圖籍雨更寒暑稍稍完此數篇
心力亦既竭矣

汾陽縣志

原序

二

邑人孔公 天爵

冀南五州汾志獨無郡守陳公三致意焉敦求鄉進士
龍岡王緯開館撰次數月書成存名物於故事寥絕之
餘創圖史於草藁莫屬之後其有功於郡豈不鉅哉余
廢著嘿塞杜門絕省問分守東谿彭公約州守龍喁張
公別駕少陂黃公下問焉曰古之閉戶者率著書今君
安得嘿然而已乎幸勉爲修志余於是取郡志修之定
爲八卷曰地里曰建置曰藩封曰祠祀曰田賦曰官師
曰人物曰選舉合而觀之則一郡之事聊可槩而半因
於王君之所搜討益信其爲國史才不可沒也至於宏
汾陽縣志 原序
三
備精覈尙有望於博雅君子焉嘉靖己未九月始庚申
正月侵梓

州刺史白公 夏

汾故志蓋文谷孔大夫所纂次云顧自己未以來迄今
三十載事以時異人以時殊苟非增論而錄次之則後
之人諮利病者將考鏡焉無由矣於是撝往鏡今揭綱
分目秉正協義考制折衷不憚校讐者三閱月而稿始
成是故閱地里則封疆分明考建制則民力普存於祠
宇見崇祀邪正之辨於田賦見戶田登耗之由官師具
而善敗以分人物紀而勸懲攸寓

汾陽縣志

原序

四

邑人王公 輯

汾故無志自嘉靖甲寅歲先兄龍岡草創之殫精竭力彙成四冊己未文谷孔公修飭之酌古準今釐爲二冊鐫梓並傳既歷三紀矣頃郡守道南白公披閱之謂己未迄今人物官師流芳者衆而建置有增出賦有議藝文有遺凡可厚民生而扶世教者皆宜補之適大糸寅齋陳公至雅重文獻銳意主裁屬余撰次余今分類紀事惟準先兄而立義修詞多資文谷雖時異勢殊稍有筆削而綱領條貫均無所更易稿完仍附兩志叙畧於左

汾陽縣志 原序

五

范公 聯芳

汾陽縣舊汾州也嘉靖甲寅前尚無志創於郡人王龍岡嗣是孔文谷王龍洲後先相繼龍岡以州守陳公志文谷以大糸彭公志龍洲以州守白公志猶皆州志也今常山尹大夫刪繁補缺序錯訂訛爲縣志書成命余校焉余非學兼五至美擅三長烏能贊一詞及受而卒業見八景有題三害有論趙公反覆於強宗蔡君遐想夫沮洳種種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升降損益之機開卷在目矣

汾陽縣志 原序

六

汾陽縣舊志序畧

邑人朱公之俊

今郡邑之志古列國之史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古之志皆以史領之而志又通謂之史雨漢以降文士多而史才少志乘之修雖難然難之此江淹鄭樵之所以嘆也汾陽自勝國萬歷己酉迄茲乙未幾五十年竟無志五十年間豈繄無人或者茫無所稽而不能作不則偶有所忌而不敢作不則有所稽無所忌或固陋耄荒推諉而不肯作坐令改革之大事變之重湮滅無傳必有執其咎者矣適楚劉資生先生爲

汾陽縣志

原序

七

郡佐家富藏書公庭閭若殆隱於吏者賢令吳公心儀之拉諸紳士白郡伯王公敦請任厥事先生唯唯受簡經三時志成致余校閱志大綱有四倣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山川風物於是乎悉曰志土地倣周禮之鄉遂里鄭史記之平準桓寬之鹽鐵論征賦徭役於是乎著曰志人民倣周之官制左傳國語之甄明法麗典垂文經武緯於是乎詳曰志政事倣司馬子長之列傳諸史之經籍闡幽表異振藻揚葩於是乎兼曰志文獻而且紀以承綱紀十有一目以承紀目七十有六災詳仙釋雜著紀異附焉編摩井然叙次秩然考訛誤則正三豕之

文雕理辭則折白馬之辨品物之核以周也陽秋之精

而裁也片語隻字無非威鳳一毛祥麟片甲洵良史才

乎余因而嘆才人之難值而文詞之不可已也世但知

人乞靈於地安知地乞靈於人又安知地與人乞靈於

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謂地之靈人以地傳干木隱

而西河美黃石生而穀城芳是謂人之靈地以人傳左

思之賦三都張衡之賦兩京當時之黃圖景物珍奇詭

異千萬世下宛然在目向使二賦不作大半銷沉矣是

謂文之靈地與人以文傳幸也吾汾地與人之以先生

之文傳也雖然先生道味飴甘宦情蠟嚼恬而鎮物之

汾陽縣志

原序

八

躁靜而化時之爭約而挽俗之侈其取重於世更有在於文之先者余所爲心折欣慕而願爲執鞭焉又不啻以其文矣

邑人鄭公之璞

邑之有志取其記事云爾非僅以文也晉政教之源流定風俗之正變鑒乎古可以知今揆乎今可以式後是必有宏雅篤論之儒抱靜理而具通識者表章靡遺斟酌盡善勒成一代完書則文也而道存乎其間矣汾陽志始於嘉靖之甲寅訖於萬歷之己酉四經繕著自後泯乎闕焉夫此汾一方天地之美善未嘗暫息也父老之見聞傳聞猶可耳目接也駸駸五十年間而一邑之政教風俗畧焉不講賢人君子之因以湮沒無傳此識者所羞而學士大夫之責也茲別駕劉公資生澹然寡

汾陽縣志

原序

九

懿倬爾有章所謂抱靜理而具通識者歟允諸君子請慨然以修纂爲任遐稽博採剪煩撮要自己西迄今莫不備極蒐羅宏茲論列卽從前未逮者亦皆正其參差而補其闕失焉綱紀具而條目張可以鑒古可以知今可以式後書成示予叅校予思作志之難撫往難於覆實採今難於正疑而詳畧去取之間繁則蕪儉則陋難於體裁之各當今先生斯志宏以博也約以精也美不虛而微能闡也不特無其三難而兼有其四善矣是僅可以一邑之志目乎哉宋人有言治教號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先生學術醇

深規時度務灼然有見於中而筆之於書一邑可以知天下焉可以信後世焉此其爲文深於道者也而斯志亦藉不朽矣

汾陽縣志

原序

十

汾州府通判劉公 文鑑

諸史家所論天下郡國揆藻增新秉式罔軼如土地如
人民如政事如文獻皆詳而有體要而彌括者豈必步
勒章亥訪勞輶人哉良緣郡邑各有成書磨集而蹠食
之易易耳故其志備則供快全搜其志不備則貽憾中
斷此又繫之學古入官不欲苟爲俗吏而亟慕乎文吏
者所有事矣雖然厥猶翼翼者因乎心敷政優優者因
乎時讀典墳邱索之書者因乎所需纂著之才三者既
具然後足以創始而垂成得乎心矣而非其時得其時
矣而非其所需其始其成固難言之汾陽令吳君含章

汾陽縣志

原序

十二

有譽理人行政有暇輒念汾舊有志今時歷四紀事更
代易聲跡有傳光影虞逝若復闕焉不講懼又如前者
云云也爰咨縉紳先生請之郡刺史咸委余以修葺吳
君可謂心與時競吏而文矣余樗散非材吏隱半刺顧
以署寂事簡之躬應駢今儼古之命宜蠹魚三食足規
星化丹矣第恐元精不貫全豹鮮窺於以發揮曩蘊抽
揚來軌取舍失裁燕陋交譏明來人非幽生鬼謫將操
刀學割慮手刃之兩傷也乃冰霜其懷寒暑其事擴上
下數十年心眼爲出入數十載討尋其細帙牙籤丐之
太史朱滄翁家藏及邑先大夫王龍岡龍洲孔文谷邑

前令尹氏覺民諸志以別其爲西河爲汾州爲汾陽自
春秋迄明故實川備自明萬歷至 國朝順治乙未四
十五年以啟後志之詳所見所聞所傳聞均不敢遺分
卷四凡爲土地爲人民爲政事爲文獻卽列四綱紀十
有一目七十有六例增於舊文簡於前要不過以書傳
汾以汾書傳汾人翻得藉手文小子弁鄙耳若因其弁
鄙加之潤色則尙有待

汾陽縣志

原序

十三

重修汾陽縣舊志序畧

汾陽縣周公迺

志以佐史也史必擅三長而後成則修志者亦非此不能勝其任余自己亥夏承乏茲土爰閱邑乘知創自王刺史而修於孔方伯繼經王侍郎之纂輯劉別駕之參稽宜乎備矣然不無遺議况此志不修者已六十餘年將恐芳軌異績湮沒無傳良爲可惜辛丑秋始得從事簡編又苦聞見不廣幸有趙滋大日昌博洽留心早成手錄則草創是資適家孟友琦于韓在署任其討論又特延華亭邢寶一秉誠爲之修飾焉余雖不敢當閭邑之功然亦時勤較閱必期考核精詳方得付梓是編也四君子通纂於前三君子續系於後余又不揣弁鄙競就詳慎焚膏繼晷以祈速竣雖未必如史才之兼備而集衆人之長不大遠於逞一己之智者哉是爲序

汾陽縣志

鳳序

三

邑人趙公 日昌

明嘉靖甲寅前吾汾尙無志也邑人王龍岡草創之其後孔文谷王龍洲相繼纂述然皆州志耳改府後設附郭邑名曰汾陽邑侯尹覺民重修之我朝順治十二年劉別駕增補之亦幾備矣但剗剔不工魯魚亥豕之訛所不免焉且迄今六十餘年山川形勝或無大異而戶口丁徭地畝錢糧官師科甲名媛懿德皆當補載誠齋沈公祖來守是邦嘗閱府志係萬歷己酉年作今近百年遺漏不少因飭汾令而屬予纂修焉時余承命愧未逮未幾沈公致政事遂寢茲上虞周父母以名進士

汾陽縣志

原序

古

來宰是邑卽慨然有志邑乘之修而仍以屬余余雖不敢推諉但邑中過余者指不勝屈而乃惟弁鄙無文之昌是問乎而周父母則以爲余生於斯長於斯聚於斯者旣久則耳而目於斯者必悉斟酌剪裁舊志之成憲宜遵故老之傳聞可考縉紳之徽猷當訪卽閭巷歌謠亦可芟其穢蕪飾以雅馴以光大典又何人言之足慮余謝不獲乃博採而備錄之鍵戶數月始克告竣周父母覽之色喜以爲旣得大槩是卽成志之基也由是刪繁就簡補偏救弊潤色而成一邑之完書矣因慨然捐俸授梓人鐫刻余豈敢矜訂正之工哉是皆周父母得

人詳慎考訂之所由致也云爾

汾陽縣志

原序

圭

韓公謨

己亥夏上虞周父母以名進士來宰吾汾下車之始卽有剔弊振衰之志善長者卵翼之豪強者芟鋤之公務之餘流覽邑乘慨然曰志修於我朝定鼎之初去今六十年餘賦役豈無增損乎生齒豈無盛衰乎忠孝節義豈無可法可傳者乎科第中豈無雋品山林中豈無高士乎山川如故景物不殊而人往風微採擇何自爰集予等而謂之曰彰明往蹟以勵來茲守土者之任也各出所長以校訂可否亦此邦士大夫之責也諸君與予共成厥事可乎維時孝廉滋大趙公高尚不仕惟日汾陽縣志

原序

六

杜門著書先時太守沈公祖曾以邑志相屬而事不

果今遺稿猶在周父母取而覽之喜曰草創有人而循

名核實吾其與衆共之爰敦請華亭名宿竇一邢公並

難兄友琦公相爲校正簿書之餘親爲衆閱詳妥遂付

剞劂予承乏粵東自愧不能贊一詞乃遙聞是舉而樂

爲叙之

華亭邢公秉誠

蓋聞九州徧歷方垂山海之經三傳均存始剖春秋之旨別貞搖於十五國風采輯軒羅見聞於千百年史成蠶室輿地志載自希馬風俗通編於應邵才宏宗懷記厥歲時博極揚泉論茲物理此皆該於六合亦復統以萬年若乃武陵圖志伍安貧纂輯無幾笠澤叢書陸魯望遺留有限列女僅稽於劉向高士更傳於嵇康慧皎空門止徵僧衆葛翁丹訣不越仙家專一則偏而不全博綜則雜而不貫如欲昭一方之廣紀纂一代之完書恐韓愈起衰尙遲捫管張華博物未便成編者矣乃有

汾陽縣志

原序

七

禹穴名家娥江才子題紫雁塔聲聽上苑之綿蠻治出彪山說著濂溪之苗苴徒洪鑿石煩劇偏優卹患救災賢勞更懋簿書晝暇檢晉乘而多訛藜火宵燃核唐風而未備雖孔王相繼劉別駕之稽考難遺而今昔各殊趙孝廉之蒐羅足闡然猶謀諸棣鄂更復詢及芻蕘愧誠學慚全豹識昧殘蘄沐先澤於青箱字徒飽蠹啟後賢於絳幄門未爲龍乃誤聽說項之偏遂來束帛未敢違依劉之願轉渡河汾因感笙簧頓忘樛櫟目迷網帙諸君已盡三長力竭鶩駘千慮或餘一得由是審星辰於參崑不欲歧趨并疆域於沁遼徒嗟賠累城成魏武

非開橫槊之雄爵錫汾陽豈屬繫舟之嶺滅增者賦役

勢必去古而存今繁縟者藝文意在芟蕪而就實分鄉賢於流寓不必割田段之榮補人品以技能非徒列馬張之巧他如得花果而失草不備四時登禽獸而無魚難全五雅泉雖因賀魯敢忘原過之初宮既建昌宵必邇臺駘之始文延清武漢臣瑕瑜不掩前軍州後郡邑次第最明問水利則國中與郊外宜平考鹽政則商販視民前反弊忠孝節廉之外何妨于寶之搜神貞祥災異之餘不礙齊諧之誌怪總之發凡起例是非不謬於聖賢探蹟索幽去取無乖於經史用是古今善言宵遺

汾陽縣志

原序

六

於范泰河山汗漫羌勝於孟會敢誦持平第鮮濫觴之弊維矜博洽聊免荒陋之譏邑推郡郡推省足備采擇於寰輿古至今今至後亦易因仍而載筆緣知公瑾非徒顧曲之工言念廬陵定具調羹之手誠獲陪參訂幸附驥而留名恐負委承致續貂之遺笑然而采擷多方或昆蟲之不漏校讐頗細詎亥豕之尙訛示勸懲者靡限垂久遠也何窮是豈獨一方之紀一代之書而已哉